

【赤水穗浪记·第一回】

立秋将至，丰收在望。赤水河畔随风翻涌的火红穗浪，奏响了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的喜悦乐章。

在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前夕，本报推出《赤水穗浪记》四章回系列报道，在蜿蜒的河谷与层叠的田野间，捕捉茅台红缨子高粱背后的山河诗行。这组带着晨露的田野调查，将以每日一帧的节奏展开崇农画卷。

当红缨穗浪漫卷黔北，且看一粒高粱如何串起土地信仰、匠心情怀与共同富裕征途，为即将启幕的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写下最深沉的注脚——大品牌的大担当，便是将每一穗谦卑垂首的红缨子，都酿成山河共富的时代醇香。

岩缝生红：

茅坡村的石地诗行

徐思雨

赤水河奔流千里，滋养两岸酒香。然而，行至遵义市仁怀市长岗镇茅坡村的大拐弯，仿佛被喀斯特嶙峋的骨相吸尽了水分与土壤。

碎石如刀，刺破贫瘠的薄土；田块零散，散落大地的褶皱。石漠化像一场无声的瘟疫，曾让这里三分之一的土地丧失生机。

农民们只能见缝插针，在石头坑里栽下几株瘦弱的秧苗，收成稀薄得如同大山的叹息。石头与血肉的对抗，曾是茅坡人宿命的底色。

掌间烙印

62岁的杨智润摊开粗糙的手掌，一道灰白色的疤痕，如同陈年的米粒，嵌于纵横的褶皱间——那是孩童时举锤凿石的印记。

“大年初一都得整整齐齐上坡。”他的话承载着时代的重量。祖辈不知多少代，不断将嶙峋山石敲成碎块，在石窝窝里抢出巴掌大的耕地。指甲劈裂渗血，家人撒把石灰当作止血良药。

但人的力量始终有限。暴雨一来，泥

水裹着碎石奔涌而下，苗都焉在龟裂的土缝里，收成还不够糊口。

眼看土里的石头多过粮食，收成稀薄如叹息，年轻人纷纷出走，杨智润也只能背起行囊，去仁怀城区里觅得一份安稳。锤声稀落，父辈垦出的薄田在风雨中日渐溃散，石缝里野草疯长至人高。

2015年，一缕微光闪现石隙。得知茅台订单收购酒用高粱，杨智润的妻子刘茂会执拗地回到家乡，在两块石缝地里撒下

红缨子高粱种子。奇迹般的，千斤红粮归仓，茅台以远超玉米的收购价，让3000元现金沉甸甸落入手心。

“顶3000斤苞谷了。”刘茂会的惊叹震动了杨智润。石缝里摇曳的红穗，竟比祖辈垒砌的石墙更坚实地托起了希望。

尽管红缨子高粱金贵，稀薄的产量却如荆棘，再次绊住杨智润的脚步——贫瘠的土地，能否耕耘未来？

地脉涅槃

转机生于石缝。

2019年的夏天，变革的轰鸣打破了山村往昔沉默的轮回。挖掘机、推土机的钢铁臂膀，第一次探入这片被遗忘的石骨地。

为筑牢“茅台酒第一车间”根基，助力仁怀高粱产业提质增效，在贵州省委、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，仁怀市和茅台集团携手打造30万亩高标准高粱种植基地，为农户合力编织希望。

茅坡，因石漠化的典型，被选中为高标准高粱基地的先行者。工程启动，土地

界限被打破。昔日令人头疼的顽石被清理、转化，就地砌成坚固的堡坎。贫瘠之地迎来丰厚的客土，耕层变得厚逾半米。原来零散的小块田、沟渠和坡地，变成了集中的大块田，实现了水、电、路、机全配套。

“田成方、路相通、渠相连、旱能浇、涝能排”，村民们世代想象的画卷，终于真切铺展于茅坡村。

杨智润主动当起施工队的方言翻译，亲眼见证贫瘠陡坡化作层叠梯田，荒芜石滩蜕为平畴沃野。自家的9亩地经过整改

后变成了13亩，他毅然撒下高粱种子。

当深红的穗浪第一次在这新生的土地如潮翻滚，茅坡人触摸到了前所未有的丰盈。良田提升一个等级以上，高粱产量跃增两成，亩产330公斤左右。

今年，6000余亩高粱基地覆盖茅坡，“石头山”成了炙手可热的“香饽饽”。“茅坡已无寸土空闲。”茅坡村党支部书记杨智春的骄傲，铿锵有力。

当地村民的目光，甚至开始渴望着更多的土地，去播下那能酿出美酒的红高粱。



画家李历笔下的红高粱。



遵义市仁怀市长岗镇茅坡村种植的茅台红缨子高粱。张凯 摄

铁牛交响

械配套工程建设的交响：

旋耕机刻下笔直的田垄，植保无人机携药雾掠过连天穗浪，联合收割机吞吐着酒红色的波涛……从春耕的轰鸣到秋收的雄浑，高粱生产的“耕、种、管、收、储”全链在钢铁的旋律中化为现实。

最陡峭的坡地，自走式收割机凭借紧咬岩壁的履带，将祖辈不敢企及的资源尽数揽入粮仓。亩均劳动力成本直降

500元，生产效率跃升20%以上。

杨智润白天驾着拖拉机在田里劳作，一个人就能耕种近20亩地。“这铁疙瘩比牛还听话。”昔日因腰疼而抱怨的邻居，在收割机驾驶室里笑声朗朗。少时一同凿石的伙伴，如今操控无人机如臂使指。合作社里最年轻的社员，才刚满20岁。越来越多曾被石头羁绊的壮劳力，循着赤水河的潮响，返回了魂牵梦绕的乡土。

穗浪回甘

变迁。他用高粱换来的收益，在家门口开起了小卖部。收粮时节，未破晓便有人叩门。

去年起，一年一度的“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”在茅坡的基地举行。两千多位嘉宾汇聚于此，共享土地的恩赐与汗水的结晶。高粱酒香弥漫村庄，欢声笑语在山谷回荡。

“茅台给种子，给肥料，操心销路……”杨智润朴实的话语透着感激。现下靠双手，年入十余万元已非梦想。

村里的陌生人影愈发多起来。杨智润抚过田埂上由石块垒砌的堡坎，石面光滑沁凉。这些曾压弯父辈脊梁的石头，如今温顺地托举着丰沃的土壤。指甲盖上的旧痕依旧清晰，而“石山变良田”的史诗，已镌刻于更辽阔的生命年轮。

无人机掠过翻滚的赤色波涛，冷链车满载青翠驶向远方，昔日的凿石少年驾铁牛耕“云”播“雨”——从石缝里长出的红希望，已成燎原之势。



杨智润搬运高粱。张凯 摄